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第六十二回 傀儡生度脫凡胎 飛雲子斬除淫惡

卻說傀儡生從空飛下，後面還有一個。玄貞子喜道：“徒弟來了。”王介生、慶喜走下階來，兩人執住兩手，孫大娘抱住那人，大哭起來，眾人都吃一驚。你道是誰？原來是草上飛焦大鵬。眾人疑鬼疑神的，都道：“焦大哥陣亡，已將靈樞送張家堡去。今日從天而降，莫非前日原不曾死麼？”看官看到此處，亦要疑心。不知後來寧王造反，與王守仁對敵，余半仙兄妹二人用釘頭七箭書之法，要拜死王守仁，幸得草上飛盜出草人，保了性命。前書五十三回中，早已先提。玄貞子知未來之事，知草上飛要成此大功，但余七妖法利害，凡胎肉骨，都不能進去破他，須要脫了凡胎，方能進去。前日草上飛死于鄴天慶之手，玄貞子原先知道，卻不去救，反請傀儡生來度他魂靈，兵解成仙。你道怎的兵解成仙？仙家有一派流傳，要度脫凡人成仙，必要此人死于刀兵，可脫凡胎，這就名為兵解，並非是旁門左道，不過是個外功，與玄貞子內功一道，略有分別。內功是凡胎肉骨亦可飛升，外功必須脫了凡胎方能成道，兩者雖有內外之分，並無高低之別。那傀儡生受了玄貞子之托，到焦大鵬陣亡的時候，將他魂靈度去，回山煉魂，七日成了仙道，回到趙王莊來。方纔落下階前，見奔子孫大娘雙手抱住，焦大鵬道：“快放手。”孫大娘流淚不肯。焦大鵬望上一騰，孫大娘懷中虛無所有。這孫大娘神力無窮，若人身被他抱住，一時萬不能掙脫，因是魂靈，卻抱不牢的。當時騰空又落下來，與各人相見，又向慶喜說：“表弟難得到此，姑母好麼？”慶喜道：“自從表兄凶信傳到家中，母親哭泣，弟念表兄救命之恩，更覺傷心，特來祭奠。路上遇著結義王介生兄，一同到此。如今表兄已成仙道，可否同弟回去一行，安慰母親？”焦大鵬道：“這使不得。我隨師父在此救眾人之難，要事畢之後，來見姑母，請表弟兄回去安慰便了。”

焦大鵬走上廳來，拜師父玄貞子。玄貞子扶起來，謝了傀儡生，將焦大鵬之事，細告眾人。徐鳴皋等聽了，方知仙家妙用，敬慕非常。徐鳴皋向傀儡生、玄貞子納頭下拜道：“二位光降，妖法不愁不滅。但是周湘帆、楊小舫、包行恭三兄弟受災日久，恐傷性命，還望速賜解救。”傀儡生笑道：“這可不慮。師侄包行恭下山時候，我在路上送他一粒丹丸，防備急難。他三人在一處，都保得性命。至于破余七妖法，有你大師伯在此，我有何能。”玄貞子道：“休得太謙，這事全仗先生。焦賊徒從前在我處學劍未成，要做義俠的勾當，不能修煉。今已蒙先生度脫成道，我當帶回山去，教他劍術，三日後即來聽候調度。妖法雖利害，尚有四五日工夫，請先生布置，一切拜托。”說罷，與焦大鵬師徒二人，向徐鳴皋等辭別。

焦大鵬又向王介生、慶喜執手言別，又向孫大娘說：“你在此出力相助，不日王鳳姑將到，他是張家堡英雄館招贅我的，亦是女中義俠。你姊妹二人從未會面，可在此相會，我三日後即來。”說罷，隨玄貞子下階，一陣清風，兩人都不見了。一塵子讓傀儡生主張一切，傀儡生再三推讓而後受之。徐鳴皋畝王介生、慶喜住了一夜，送王介生回蘇，將一切情形告知俞謙，又送慶喜回河南去。

看官不可性急，晚生把趙王莊緊急之事暫且束之高閣，倒要閑情別致，將寶慶喜回去路上的事表一表。寶慶喜同王介生一路來到南村，將昨日店中寄放行李等件，各人取了，分手而別。慶喜行了一日，尚未出南昌府地界，走差了路，到一小村。天色晚了，錯過宿店，天邊一輪皓月推上來了。此時正是二月十五夜，月光圓滿，照著半裏之外有一堆茅舍，急忙走過去敲門借宿。只聽呀的一聲，柴扉開了，走出一個美婦人來，問：“何人敲門？”慶喜道：“我是遠方來的，錯過宿店，沒處安身，要求借宿一夜。不知尊府的男子在家麼？”那婦人在月光之下將他一看，脣紅齒白，好一個標致的官人，便說：“我家沒有男子在家，客官寄宿不妨。”慶喜一想道：“這卻不便，寧可走了一夜。”看官，你想他真是正人君子的行為，若是貪淫之人，遇著此等地方，正中下懷，豈有不願意的？那裏想得到一霎時性命不保，並且沒人來救了。當下慶喜回身便走，那婦人連忙跨出柴扉，將他扯住道：“客官，從此過去的地方，沒有人家，你卻何處安身？我看你文弱書生，萬不可長走夜路。不嫌茅廬草榻，將就一夜罷。”慶喜走不脫了，又恐夜深力倦，真不能走路，姑且從權。又想了一想：“此地四處並無居人，莫非是妖精變化不成？也顧不得許多，我曾經過災難，有焦表兄來救，死生有命，只要心正無邪，不必害怕。”于是放心大膽，跟那婦人進去了。

婦人將柴扉關好，笑容可掬的，領他到裏面。茅舍兩間，一間卻無燈火，月光穿漏進來，見堆積的柴草，想是灶間。一間燈火明亮，旁有一榻，榻上鋪設甚好，不像是茅舍中人，心裏疑惑。那婦人卻笑迷迷的釀一杯茶，雙手遞與他，請他坐在榻上，自己斜倚燈邊，問道：“客官住在何處？家中還有何人？怎的獨自一人跑許多路？”慶喜答道：“我住在河南，上有父母。向做生意，出門買貨，獨自一個慣了。今來江西探親，路不大熟，卻來打擾尊處，好心中不安。”那婦人道：“好說。請問客官青春多少？家中大娘必定標致的。”慶喜道：“在下虛度廿歲，尚未娶妻。”婦人聽了大喜，走近身來，在榻上並肩坐下道：“官人如此青春美貌，還未娶妻，今夜相逢，真是前身緣分。若不嫌妾身丑陋，明日同到尊府，情願疊被鋪床。”慶喜聽他說話之時，有刁嬌百媚的身段，那美麗之中，露出十分妖冶來，心中搖搖欲動，急急收斂，想道：“此人即非妖精，亦是極邪淫的婦女，不可被他迷惑。”端坐凝神，並不回言。

婦人見他不答，竟將全身偎靠著他身上，將粉面貼他的臉，說：“如此月明良夜，不可虛度，我和你早些睡罷。”竟將纖纖玉手來解他衣服。慶喜聞得一陣脂粉氣，又是口香噴射，心猿意馬，那裏按捺得定。便將雙手摟住香頸，問道：“此處四無人居，你怎的一人在此？”婦人道：“我家在襄陽，因丈夫死了，所有店產被伙計虧空已盡。遇了一個孽緣，將些首飾鋪蓋好的物件，卷逃到此。此地本有一老人，前日見我兩人來了，他就逃走了。我將鋪蓋安放，住得一夜。同來的人到南昌府投寧王去，叫我在這相會。我一個人冷清清的，好不懼怕。誰知意外奇緣，遇著了你冤家。今夜睡了一夜，明日決意跟隨你去。你既無妻子，卻不可棄了我。”那婦人帶說帶笑的，兩手解扣松衣，幾句話完的時候，已將慶喜同自己上下衣服都脫完了。將燈一吹，兩兩相抱到繡被中。

慶喜正在心蕩神迷之際，忽見月光從暗處穿入，眼中一亮，忽然想道：“不可不可！我先入門時候拿定主意，為何又迷惑起來？聞得徐鳴皋在安義山中被蛇妖迷住，若非玄貞子相救，性命不保。我已經過大難，若今日貪淫喪命，雖有劍仙經過，說我應該死的了，豈肯相救？此女就非妖精，我亦不可做此禽獸之事。況此女一見男子，如此貪淫，如何可娶為妻？況他同來之人去投寧王，決非善類，豈可惹他。”想到此處，如冷水直澆，那淫情欲念一些都沒了，即忙鑽出被窩，將衣服一抓，下床奔出，撥開柴門，披衣逃走。那婦人出其不意，如同方纔得了奇珍異味，正要飽餐大嚼，被一個人在口中奪了去一樣，叫道：“我的心肝，你怎的去了？”那婦人也不怕冷，下床要扯他轉去。忽見中間暗處，月光一大塊漏下來，那茅屋上面揭去一大片，月光中有一個披發頭陀，帶刀在屋上直竄下了。那婦人見了，唬得倒在地上，縮做一塊。

慶喜已在門外，見頭陀提刀追出，嚇得魂膽逍遙。逃不幾步，頭陀追上，一把抓住，大喝道：“你是何方野種，敢來弄老爺的人？老爺將他安放在這冷僻的所在，還有你這野種敢來相惹，斬你兀刀萬段，方消我氣。”將刀直劈下來，慶喜閉目待死。忽見一道白光下來，月光中分外明亮。那頭陀刀未劈下，自己首身已經兩段，卻是飛雲子來救了慶喜的性命。未知頭陀是誰，那婦人怎生下落，且聽下回分解。